

劉鄧大軍

強渡黃河天險



★ 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北軍區政治部編印 ★

628.6
454.7-8
2



目 錄

封面

插頁：魯西南形勢圖

一、祝魯西大捷

二、跨越黃河向蔣管區大進軍

強渡黃河

恰恰是五分鐘

俺先撐頭一船

『這等於打了個大勝仗！』

三、黃河南岸人民的仇恨和渴望！

四、那怕十天不睡覺都行

五、部隊已經來了，各家快把開水抬到街上來

六、二十一天殲滅蔣匪軍九個半旅

攻克鄆城殲敵萬餘

鉅野東南展開大殲滅戰

續克定陶殲敵一旅

蔣家中將理明亞說真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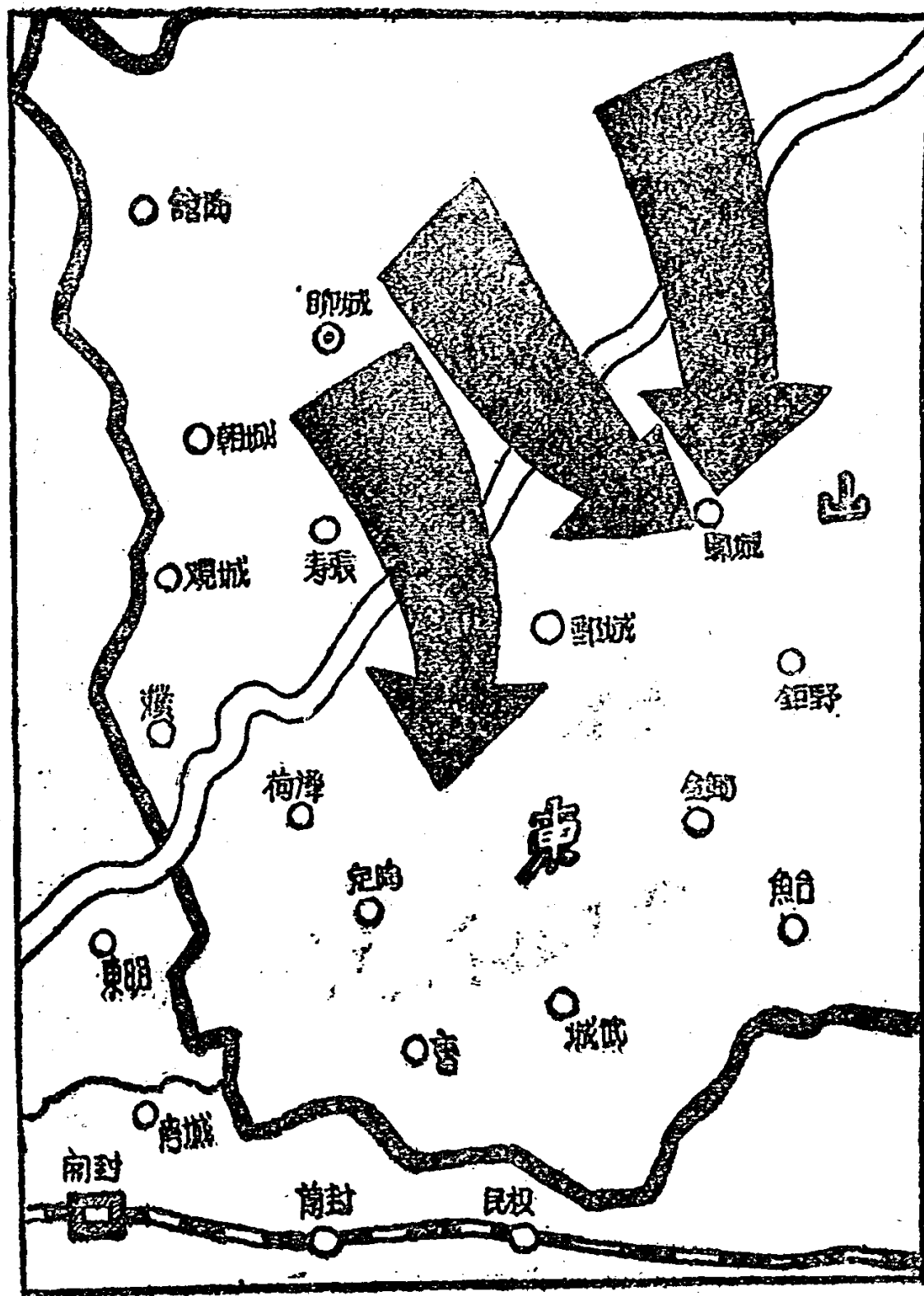
續克嘉祥殲匪兩個師

冒雨殲敵羊山集大捷

敵六十六師全部覆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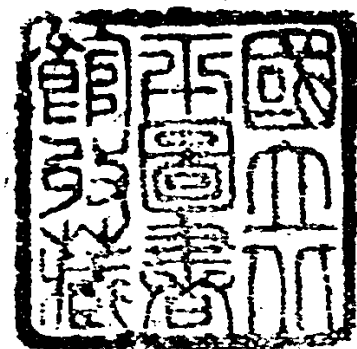
七、賦詩記羊山集殲滅戰

八、活捉內戰先鋒宋瑞珂





祝魯西大捷



我劉伯承、鄧小平兩將軍所部的人民解放軍，自六月卅日夜在魯西渡黃河南下以後，七月八日收復鄆城，殲滅敵曹福林部五十五師師部及所屬七十四旅、廿九旅；十日收復定陶，殲滅敵林湛部六十三師一五三旅；十二日至十四日在鉅野、金鄉間，殲滅敵唐永良部三十二師師部及所屬一三九旅、一四一旅，敵陳頤鼎部七十師師部及所屬一三九旅（與三十二師之一三九旅同番號）、一四〇旅（該旅第二次被殲並缺一個團）；二十二日在金鄉以北殲滅敵宋瑞珂部六十六師一九九旅和六十三旅一個團；二十八日收復金鄉以北羊山集，殲滅敵宋瑞珂部六十六師師部及所屬一八五旅和十三旅另一個團；前後二十天中間連戰連捷，除較小戰果不計外，殲敵四個師部、九個半旅，俘斃敵據初步統計達五萬八千餘人，俘虜中間包括六十六師師長宋瑞珂、七十師師長陳頤鼎、七十師副師長羅哲東、五十五師副師長理明亞等高級將領。全面愛國戰爭第二年的第一個月中的這個偉大的勝利，足與今年一、二月華東人民解放軍在魯南戰役和萊蕪戰役中殲敵四個師部十二個整旅的紀錄，及今年五、六月東北人民解放軍在中長路、吉瀋路等處殲敵八萬的紀錄相媲美，進一步表明了我軍愈戰愈強和敵軍愈戰愈弱的真理，奠定了我軍在今後一年中爭取超過過去一年戰績的信心。

魯西大捷答覆了蔣介石的總動員令，蔣介石在七月四日發出了他的總動員令之後，他的軍事形勢沒有任何好轉，反而更加惡化了。在整個七月份裡，除東北、晉察冀、陝甘寧等地的解放軍處於戰役間隙的休息時間以外，整個南綫從膠濟東段、魯中、魯南、津浦沿綫、魯西、臨海路南的豫皖蘇邊區、臨海路北的平漢路兩側，直到晉西南的夏縣、平陸地區，人民解放軍都給了蔣軍以各種程度的打擊，尤以魯西大捷為最。蔣介石下了總動員令沒有挽救魯西的敗局，蔣介石於七月十九日親自到開封去總動員也沒有挽救魯西的敗局，甚至在魏德邁代表團二十二日來華以後，據說「指揮官甚至士兵均因代表團之到來而振奮」（美聯社南京二十七日電），還是沒有挽救魯西的敗局。在這一切摩術表演過後，蔣介石嫡系陳誠親信的宋瑞珂部六十六師，還是跟在五十五師、三十二師、七十師等雜牌軍後面，遭受了全軍覆沒的命運。

魯西大捷答覆了蔣介石的重點進攻，蔣介石在去年十月的攻勢頂點以後，特別是在今年二月的萊蕪大敗以後，集結了八十多個旅的兵力於華東戰場（包括蘇北），企圖壓迫我軍退到黃河以北，但是五月十五日蒙陰孟良崮一戰仍然殲滅了蔣介石的精銳七十四師；蔣介石在槌心泣血之餘，即由自己直接指揮魯中作戰，用與進攻陝北大體相同的方法，把二十幾個旅堆在一起前進，企圖避免被我軍殲滅。這個笨拙的戰術絲毫沒有替蔣介石造成什麼勝利，却使他的兵力與空間的矛盾大大尖銳化了，顧此失彼，惜指失掌，加強一處，減弱十處。正是蔣介石的這個戰術，使魯西大捷和魯南費縣等地的勝利得以順利實現，蔣介石今後只有兩條路綫可走：或是放棄重點進攻，退而抱殘守缺；或是繼續重點進攻，使我軍在廣大戰場上自由運動，取得更多的魯西大捷。無論他走那一條路，他的失敗却是顯然不可挽救的。

魯西大捷答覆了蔣介石的黃河陰謀，蔣介石及其美國合作者為甚麼毀信棄義不顧歷次協定與黃河

故道下游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於今年三月中旬強令花園口合龍這個毒計的目的現在是完全明白了，蔣介石的目的就是利用黃河的滔滔之水，作爲他的所謂「四十萬大軍」，阻止晉冀魯豫區我軍收復失地，並將山東我軍驅逐於黃河以北；同時破壞解放區人民的復堤工作，以便造成泛濫，使沿河解放區軍民無立足地。現在劉鄧大軍南渡，蔣介石肅清黃河以南的陰謀已被粉碎了。但是正因爲這樣，蔣介石就更加緊了他的破壞黃河堤的卑鄙兇惡計劃。根據密訊，蔣介石正在準備決堤，企圖以對付日本人的辦法對付中國同胞。解放區人民和中外一切正義人士必須嚴重警惕，採取步驟擊破蔣介石及其合作者之新的毒計。

魯西大捷答覆了蔣介石的無恥造謠，蔣介石的謠言現在主要的有兩大類：一類是宣佈自己的失敗爲勝利，一類是宣佈對方的勝利爲由於「外援」。蔣介石發言人的本領就在於他們說話可以連一點影子都不要，而且照例不顧下文，儘管每一次都被事實駁倒，他們還是睡面自乾，若無其事。因此你儘可以教會一隻狗不吃屎，你却休想教會蔣介石的發言人不要造謠。謠言已經長在他們的身體髮膚中間，就如受之父母的生理元素一般了。七月十八日中央社宣佈說：「犯鉅野南羊山集之共匪，與北上國軍展開激戰，十八日下午終將共匪五個縱隊完全擊潰，獲空前大捷；由於此次戰役，魯西共匪遂開始總崩潰」。該社二十六日電更說：「金鄉、鉅野、羊山集一帶之共匪約二個縱隊，已搶渡黃河北遁」。請看呀，這就是中央社董顯光、李維果、陳誠和蔣介石自己的無窮勝利宣傳的日常標本。但是用什麼來收場呢？在東北，儘管瀋陽的美國記者們以親身經驗，一致揭破了蔣介石所捏造的「蘇聯援助」和「韓共參戰」的山海經，又儘管原先準備的四平參觀臨時變計劃不許中外記者前往，但是他的謠言還可以有一小部分市場，並得到一小部分美國反動派的顧主，這是因爲：第一、蔣介石就像那個鐵肺人一樣，一呼一吸都得依賴外援的，這種極端的奴性就造成了對於中國民族能力的不信任，就使得有些神

志不清的中外人士，居然以爲解放軍所繳獲得來的美國武器竟是蘇聯出品，居然以爲長久沒有經歷過戰爭的韓國人反比長久生活於戰爭的中國人更會打仗；第二，東北離上海、南京很遠，而離蘇聯、朝鮮很近，便利於這種謠言的散佈。但是魯西呢？離上海、南京這樣近，離蘇聯、朝鮮那樣遠，而此次魯西勝利則與東北五、六月間的驚人勝利同樣驚人，請問蔣介石的造謠工人及其美國飾主們又該作何解釋呢？沒有解釋，蔣介石的策略只有跟歷來一樣沉默。

從積極方面來說，魯西大捷對於今後解放區自衛戰爭的意義自然是極其重大的。魯西的勝利爲攻堅戰樹立了光榮的範例，並顯現了南線反攻的偉大的遠景；戰爭還剛在發展，關於這個發展的前途，我們最好是讓將來的事變的本身來說明它自己。

（七月三十一日新華社社論）

跨 越 黃 河

常勝將軍劉伯承麾下大軍，已於六月三十一晚在魯西地區三百華里寬的正面橫渡黃河。蔣軍約近三百華里的河防戰線全線崩潰，解放軍乘勝深入蔣軍縱深，人民解放軍大反攻光榮序幕就此順利揭開。五十五師和六十八師等河防蔣軍，雖經蔣記國防部一再嚴令堅守，但我解放軍在強大火力掩護下，勇猛強渡，千軍萬馬，聲勢豪壯，守河蔣軍虛晃三槍，回頭就跑；不及逃跑者，悉數被殲，其他各部解放軍也正在分頭前進中。回憶蔣介石於三月二十日破壞協議，提早在花園口合龍放水，大小樓囉們歡喜如狂，大說其黃河天險等於四十萬大軍的神話，滿以爲可以困阻劉將軍於北岸。不料爲時僅僅三個多月，所謂四十萬神兵就如此迅速和無能地躺倒在人民解放軍脚下，蔣介石的臨海路又一次暴露在解放軍面前。

向蔣管區大進軍

更精彩的節目就在後面。三十日晚正是中國共產黨二十六週年紀念日——「七一」的前夜，劉伯承常勝軍以戰勝相當於四十萬蔣軍的黃河作爲給黨的獻禮，全體指戰員莫不興奮萬分。

強渡黃河

六月三十日晚，是舊曆五月十一，月亮正明。劉伯承將軍兵團的一個旅，在靜寂的平原上，迅速的越過一個個村莊，向黃河岸挺進。

一列大砲架在堤岸上，河防指揮部裡坐著顏參謀長。在他的望遠鏡裡，對岸敵人的哨兵像蟲子一樣在沙灘上畏怯地蠕動着；沿岸的防綫，五十米一個暗堡，十五米一個單人掩體；暗堡與掩體之間，是一條二尺寬的壕溝聯系着，這條溝面前，滔滔奔騰的便是蔣介石所吹噓的四十萬大軍——濁浪排空的黃河。

年青的旅長蕭將軍，在河防指揮部的工事裡抽着煙，看着時針指到十點半的時候，他打電話通知背後的某部隊：「五分鐘內到達河沿。」十點三十四分鐘，該部突擊隊就到了。這些英雄們，每一單位每一人，都是帶着自己的立功計劃來的。白天動員的時候，蕭將軍對他們的要求是：佔領交通溝、鞏固前沿，只要堅持半點鐘，第二梯隊就到了。而該部的計劃却是要在半點鐘內佔領對岸河堤，他們的二小隊計劃佔領東于谷和營里村，三小隊計劃奪取河堤上的碉堡。二小隊一排副李祥雲，怕別人搶去自己的敵人似的，最先提出自己的要求和計劃：「我要帶一個班，坐第一隻船，我頭一個開船，頭一個下船，頭一個登陸，頭一個佔領暗堡和東于谷，頭一個佔領河堤上的碉堡……。」

不僅我們部隊的計劃是科學而周密的，就是其他各個參戰的部門，都一樣有了充分的準備。渡口的船夫——水上的英雄們，和部隊是一樣的英勇與神奇，全體水手都擠上了奮勇隊的名單，他們聲言爲了全區老百姓的總翻身，要用一切力量把大反攻的兵團迅速地擺渡到對岸去；並提出不完成任務不下船。他們中間三分之二是十年前玩過船的，自黃河改道以後，十年來沒搞過這玩意兒了。十年前河面比現在窄小，划子每次來回需半點鐘的時間，這次經過短期訓練以後，已縮短到二十分鐘了。這天晚上，他們提出只要十三分鐘，但在事實上，他們却超過計劃，來回只用十二分鐘。正是十點三十分，各級指揮員簡單地接頭以後，船隻都抵渡口，都擺好了，一切都在靜寂中進行，連咳嗽的聲音也沒有。船隻管理股長陳尙超，和大隊長賈秀山，用手勢指揮着各船的位置，部隊走出壕溝，走到渡口。二小隊一排副李祥雲按着計劃走來了，他帶領十三個人和一挺機槍，順着營長指定的地方，輕快地跨上小划子，這是聶言金的快艇第一號衝鋒船。把機槍架在船頭上以後，李祥雲和聶言金輕輕地說了一句什麼，手一擺坐下去，船就開動了。當聶言金撥動第二槳時，第二號、三號……各小划和大船上的人都上滿了。這時候月亮升到頂空，水聲掩蓋了一切聲音，船的影子在放光的水面上，像浮雕一樣畫着一條長綫。人們興奮的眼睛注視着河對岸，每個人的心都緊張的跳着，汗從臉上流到脖子上。水上的英雄們，赤裸着全身，搖起二十斤的長槳，全身勁捷的在明亮的月光中閃動，河背後的樹林，掃過一陣大風，把波浪往斜對岸推送。搖槳的英雄像展開了翅膀，乘風破浪，往斜對岸飛駛。……河的寬度是二華里，而四十五度的斜渡綫，起碼要加長了半里。第一隻船離岸三分鐘，已到河心，這時候對岸敵人叫了一聲「來了！來了！快去報告！……」話聲剛落，一陣機槍打過來，李祥雲的機槍隨即打了過去，於是各部的機槍都響了。機槍聲一起，顏參謀長在河這岸發出了口令：「開砲！」於是排列的大砲口，吐着紅火，齊聲轟擊過去，對岸的碉堡，在這驚天動地的轟響中，突然冒起幾丈高

的大火；沙土嘩嘩地震落到水裡。」

經過五分鐘的轟擊，夜色全變了，雲彩迅速地向東南飛去，月亮更高更亮了，敵人的槍聲忽然遠了，而又很快地停息了。這時候，聶言金的船第一個抵岸，李祥雲第一個跳下去，帶領全班第一個登陸，撲過壕溝，佔領暗堡，再向東南追趕過去。二小隊、三小隊的全體英雄，急着跑過泥水地帶，向二里外黑色的樹林衝過去，他們佔領了東于谷。這是敵人五十五師米文和的五四三團一個營的據點，團長姓寇，是這天上午才接受了緊急命令從後方趕來的；而現在在他剛到任不到十一個鐘頭就逃跑了。

解放軍戰士到村以後，沒有停頓就從河堤向前追趕，時間正是十點四十分鐘，離上船只七分鐘。從河東岸黑黑的樹林裡而發出了第一次號聲，這是先頭部隊已佔領河堤及堤上碉堡的信號。接着這聲音，兩岸的人們已站滿渡口，發出大笑大叫和拍手的聲音，迎接第二次擺渡的大船隊。

在黎明前的兩小時，蕭將軍和所有的後備隊，都出現在河東的高堤上。年青的將軍，蹲在堤上展開地圖，用手電筒照着，尋找敵人的方位，然後向各部隊發出緊急命令：「追！」……

一九四七、七、一胡征于鄭城

恰恰是五分鐘

記者於四日晚隨劉伯承將軍麾下某部乘船渡河，費時僅五分鐘。沿岸八個縣的水手，都參加了渡河的工作。自從解放軍開始渡河以來，蔣介石飛機日夜騷擾頻繁，但並未能阻止我大軍的前進。船隻分大小兩種，於去年十一月開始建造，大的可以載運十輪大汽車兩輛，小的可以載運三四十人。水手們興奮的談說三十號晚上的動人情景：那天第一次載運突擊隊的時候，大家悄悄緊張的動作看。河這

邊看着錢，從開船到突擊隊抵達對岸放信號槍，恰恰是五分鐘。有許多渡口是在猛烈的砲火下強渡的，但這個渡口是由一部份蔣軍和「還鄉團」防守的，蔣軍們逃得很快，而蔣介石的忠實走狗「還鄉團」們還在做夢；等到他們曉得的時候，已經作了俘虜。解放軍就是這樣在五分鐘之內粉碎了爲蔣介石所吹噓的黃河天險等於四十萬大軍的神話。當記者和水手們談起蔣介石這個神話時，他們莫不哈哈大笑。他們都是黃河上乘風破浪的老把式，大部份在抗戰期間當過民兵。在這個創造歷史的偉大事件中，他們開展了立功運動，看誰的船快，誰渡的次數多，十年前他們駛着船往來濟南開封間。他們說：等到把這兩個地方解放後，就有生意做，黃河又要活躍起來了。（李普）

俺先撐頭一船

沒有黃河沿岸船工、水手、民兵的協助，解放軍將是不能這樣迅速地衝過河防天險的。很久以前船工水手就爲人民解放軍趕造渡船，並配合民兵監視南岸敵人，保護渡船。平陰縣水手們曾在蔣軍火力封鎖下夜間泗水將十九隻大船拉至人民解放軍準備過河的渡口，他們興高采烈的提出：「船要開得快，開得穩！」「送咱們自己的隊伍過河，有多大本領用多大本領！」水手們爭着要部隊先上自己的船。民兵水手劉會文搶渡頭一船後，興奮的說：「老蔣這個蠢種糟蹋河南老百姓日子不少了，俺先沒頭一船，好快去活捉狗日的。」水手劉俊彩說：「咱沒撐上頭船，一定要多撐幾趟。」有的撐了十二趟，甚至十八趟。這些赤臂光胸滿臉大汗的水手們，勁頭十足的吆喝着，擺過來又擺回去。某部突擊排坐着劉明星的船，飛駛對岸，攻到了李橋口地堡跟前，蔣軍驚慌地失聲亂叫：「壞了，跑吧！」等撤開腿，就全部被活捉了。接着一船又一船的人民解放軍越過洶湧澎湃的黃色波濤，平安的到達南岸。各渡口的大小船隻在這樣互相比賽立功爭先下，都能在五分鐘渡過寬達一里的河面，無一出險。

「這等於打了個大勝仗！」

六月三十日，各河防部接到渡軍任務後，三百名水手緊張的動員起來，經過領導上說明任務的光榮重大，大家忘掉了恐懼，個個爭先爲人民立功。晚上號召水手們自報奮勇時，當場跳出吳心敬、聶延進等三十一名好漢報名，駕了七隻小船打先鋒。行前，他們把自己的行李交託給別人，有的將自己多日來積存的一部份錢也囑咐給知己的人，表示準備犧牲。七隻小船飛快的向敵人駛去，對方發覺了，在雙方緊密的砲火下，只有第二號小船已靠了岸，其他船隻因被沙灘所阻，尙距百三十五步。吳心敬、黃沼法等英雄跳下河去帶路，排槍往返十餘趟。五六十歲的羅傳喜老先生，臂上掛了花，他一言不發的來回指運，有的船隻連衝十五六趟不換班。小船後面又尾隨了若干隻大船，水手李安河、王德林見戰士及牲口有掉進河去的，當即和衣跳下河去打撈。范登甲親自揹着病號上船下船。七十二歲的馬金安老船手，滿面皺紋，頭髮蒼白，在風雨中來回擺渡，別人勸他數次仍不肯休息，還爭着指運彈藥、指揮戰士上船下船，並動員大家：「咱們多衝一趟，就等於多消滅幾千敵人，得幾尊大砲。」一夜時間，就是這些英雄們渡過了大軍，李副專員說：「這等於打了個大勝仗！」渡河的部隊代表送來了豬、酒和二十多萬元慰勞他們。

黃河南岸人民的

仇恨和渴望

● 田村銘 ●

滅全縣抗屬，只三天內即殺害活埋了一千多人。但正在此時，人民所望穿了眼的劉伯承將軍大軍

當人民解放軍大舉南渡，深入魯西南後，我黃河南岸重見天日的父老兄弟，都含着淚，熱情地歡迎久別了的解放者。並紛紛向我們控訴蔣軍及「還鄉團」給黃河南岸人民所造下的血海深仇和訴述他們對人民軍隊的渴望。被殲前盤踞鄆（城）鄧（城）鉅（野）的蔣軍和「還鄉團」對農民說：「你們的腦筋全部『匪化』了。」用盡了「倒栽葱」、「火烤」、「刀剋」、「槍挑」、「五馬分屍」等各種酷刑。駐在鄧城的蔣軍決定了一個大屠殺的計劃，要在一星期內消

渡過黃河，救出了大家。鄆城蔣軍被殲之前，在城內和據點裡實行「男人集體睡覺制」，而蔣軍官兵則放肆的姦淫婦女。鉅野蔣軍出發搶糧時，曾在野地裡輪姦了長官屯十二歲的女孩子，凡蔣軍到過的村莊，都有被輪姦至死或不能起床的女人。黃河南岸蔣軍對農民的剝奪，一切都要現洋，鉅野蔣記縣政府在麥收季除「徵收」菜糧布疋外，每畝地還要四角五分現洋（每元現洋合蔣鈔兩萬元），每四十畝地要一枝槍，折價現洋一百二十元。鄆城每畝丁銀更強「徵」銀元七角，各種攤派全縣平均每畝合現洋七元。因為一律交納現洋，不收蔣鈔，農民們只有到蔣軍和其區部及鄉長或地主手裡去買銀元，蔣軍將官「還鄉地主」乃乘機盤剝，均大發現洋財。蔣軍懼怕人民武裝的游擊戰，強迫人民把據點周圍二十里及公路兩旁五里以內的高粱悉數剷除。高粱為魯西南農民佔全年收穫百分之七十的主要糧食，農民在剷刀下含着眼淚把已經長成四尺高綠油油的高粱剷倒。鉅西的一位老太太每剷倒一棵，便扭回頭

向北看看。旁人問她：「看啥？」她回答說：「看看八路軍過河了沒有？」慘遭蔣軍虐殺的黃河南岸人民，在大軍過河以前。時刻盼望着劉將軍的大軍來解放他們，鉅西王楠一位老漢的兒子被蔣軍抓去後，老漢遲遲不拿錢去贖。說：「拖狗日的兩天吧，咱們的隊伍快過河了。」鄆鉅（鄆城、鉅野之間新設縣）太平集的村民，見到了反

攻的人民解放軍，說：「俺早就聽說咱們的隊伍再有七天就過來了，到七天頭上還沒有見來，俺們直就心着準備下的白麵担架給「還鄉團」知道搶去了，到底你們來了。你們到北邊去了以後，俺們村裡還是照舊的辦工作，看這工事咱們就依靠這堅持着，整天盼着你們過來，到底盼着了。」

那怕十天不睡覺都行

黃河以南鉅南、單縣、城武、定陶等縣人民，捲入參戰熱潮，貢獻極大。單縣、城武的群眾雖然四面受敵，當他們聽到人民解放軍南下時，欣喜異常，積極進行戰勤工作，除城圍裡的羣衆外，其他離城一里路的村子，均組織了村指揮部，準備了麥、柴、担架、大車，群眾又自動準備鹽油乾菜。他們怕敵人搶去吃了，便藏在地道裡，本來只要該縣出一百輛大車、五百付担架，但群眾自動增加到了二百輛大車，八百五十付担架，城武七區吉士集距敵劉士成據點只二里路，他們在做担架時，怕敵人來擾亂，把木料抬到高梁地裡去做。鉅南人民也組織了戰勤指揮部，男女老少一齊動員，青壯年抬担架，老漢們趕大車，婦女們磨麵，兒童們給參戰人員家屬抬水、鋤草、喂牛。我大軍到達後，當地保證了足夠的供給，全縣很快即供給部隊白麵一百四十萬斤。婦女們日以繼夜、片刻不停的磨麵，苗莊一老太太，忙得滿身是汗，眼也紅了，她還說：「那怕十天不睡覺都成！」該縣組織了兩千付担架開

赴前綫，當我大軍把定陶包圍時，縣指揮部離部隊還有二十餘里，當即冒雨前往商談供給問題，由於準備的充分，使供給上減少了很多困難。增強了戰鬥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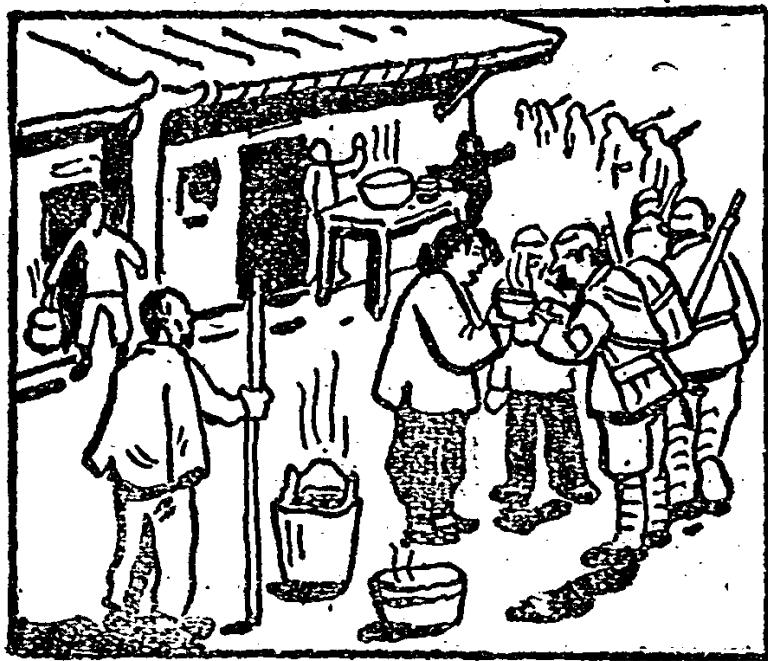
爲配合劉鄧南渡大軍的勝利出擊，南旺縣人民在二十天中，自動出担架一千七百付，勝利完成任務。當担架的任務傳到每村裡時，許多人從地裡跑回來，自動集合，有七十一個村離的還沒趕上。就直接到部隊去取聯系。完成任務。郛城收復後，指揮部向每區要三四付火綫担架，結合數十付担架爭先恐後的自動報名。僅七區赴火綫者，即有七十付。六區小寨村和二區徐、吳大廟的担架，一夜在火綫上來回抬了好幾次傷號，忘掉砲火的威脅。有的受了傷，也堅持把担架抬回來。有的把自己的錢，都給傷號買雞蛋吃，傷號感動的流淚。有一個担架小隊，還配合部隊捉住了二十個「還鄉團」。除此以外，他們還發起「民愛民」運動，在戰鬥空隙中，幫助群眾挑水鋤苗，較之去冬今春的情況，南旺參戰担架有飛躍的進步。其主要原因，是南旺已經澈底實行了土地改革，群眾的覺悟更高了。領導上也接受了以前的經驗教訓，出發先進行教育，建立組織觀念，並把担架編制爲班、小隊、分隊、中隊訂出賞罰制度，及時檢查及鼓勵，推動積極份子，掀起了村與村，小隊與小隊的競賽，愛護担架，領導人員與他們同甘苦，多在生活上照顧他們。

部隊已經來了

各家快把開水抬到街上來

黃河北岸人民歡送南渡大軍的熱情，大大鼓舞了部隊的士氣；取得郛城大捷之某部從衛河岸到黃

河邊，在數百里的行軍途上，每過一村，男女老幼均夾道迎送。在清豐、范縣、壽張、張秋等地村莊，部隊未到之前一兩天就準備好了開水，貯在缸裡，部隊一到，廣播台的號筒馬上就傳出來：「部隊已經來了，各家快把開水抬到街上來！」有的村子因部隊並不路過，就把開水挑到大路上去；有的村子因為部隊下半夜才能路過，老百姓就坐在門口耐心的等候。雖然在清晨四時，戰士們依然到處可以喝到開水。觀城莊戶等村的婦女會、兒童姐妹團，整齊的立隊站在大路旁，敲着鑼鼓，唱着秧歌，歡迎解放軍。清豐和壽張兩縣的村莊，都預先找好了嚮導，由村幹部帶着，在村邊等候，隨時帶路。壽張和張秋兩縣的群眾將預先騰好的房子打掃得乾乾淨淨，房子少的地方，老百姓寧可自己搬到樹林底下去睡。部隊一進房子，婦女們就忙着燒水，叫戰士解渴、洗臉、洗腳，並幫忙做飯、洗衣服。壽張二區某部集訓的民間藝人，組織了慰勞晚會，給戰士們清唱墜子高調和河北梆子。壽張各區群眾還準備了大批慰勞品送給部隊，並派了代表和秧歌隊冒着褥暑跑了幾十里路趕來慰問。因此部隊進入戰鬥前，戰士們紛紛表示：「一定要打好，否則對不住老百姓。」終於一過河就一舉殲敵兩個旅，攻克鄆城。



廿一天殲滅蔣匪軍九個半旅

劉伯承將軍麾下大軍自七月七日到二十八日，二十一天共完成五次殲滅戰，殲滅蔣軍九個半旅，六萬零一百餘人之輝煌戰績。前後二十一天，完成了五次殲滅戰。計七日郛城之戰、十日定陶之戰、十二至十四日鉅野東南六營集之戰、二十二日羊山集外圍之戰、及二十八日羊山集之戰，共殲滅四個整師，另一個旅，合計九個半旅。其番號爲五十五師師部及其二十九旅、七四旅全部，六三師（粵軍）之一五三旅全部，三十二師師部及其一三九旅（按已改稱一四九旅）、一四一旅全部（僅師長唐永良率少數人員逃跑），七十師師部及其一三九旅（缺一個團）、一四〇旅全部，六六師師部及其十三旅、一八五旅、一九九旅全部。計斃傷三十二師一三九旅旅長周樹棠、六六師十三旅旅長羅賢達以下官兵一萬七千一百餘人。俘虜五十五師副師長理明亞、七十師師長陳顯鼎、副師長羅哲東、六六師師長宋瑞珂、參謀長郭雨林等將校軍官百餘名以下四萬三千零一十二人，共殲蔣軍六萬零一百一十二人。主要繳獲有：坦克二輛，野砲十二門，山砲五十二門，迫擊砲一百零一門，九二步兵砲三門，戰防砲十二門，各種小砲二百一十四門，重機槍二百二十二挺，輕機槍一千二百六十一挺，手提機槍四百零四支，長短槍一萬三千六百一十九支，各種子彈百萬發，汽車五十六輛，騾馬二千一百六十八匹，電台四十四部。並擊落飛機四架。

劉伯承將軍麾下南渡大軍，於

七日夜以九小時激戰，強攻克復黃

河南岸鄆城，消滅蔣軍

五十五師師部和該師七十

四、二十九兩個旅，及

當地土頑和「還鄉團」。

克鄆城殲敵萬餘

按鄆城係黃河南岸蔣軍破

壞復堤工程及屯兵之最北

重鎮，並為蔣介石企圖進

犯北岸的前進陣地，在戰

略形勢上十分重要。此為

劉將軍所部渡河一週以來

繼鄆城、鉅野、曹縣後收復的第四

座城鎮。

鉅野東南展開大殲滅戰

此次殲滅蔣軍整師三十二與整七十師之戰，解放軍像老鷹捉小雞一樣，從天而降，使蔣軍措手不及。本社前線記者報導當時的情形稱：蔣軍這次佈署是把三個整編師莫明其妙的擺在鉅野東南與金鄉西北的一條直線上，七十師在北面的六營集，三十二師在中間的獨山集，六十六師在南面的羊山集，彼此間隔約為二十至三十華里。解放軍連夜強行軍，於十二日六時完成大包圍，把三個師的蔣軍切成三塊。中央社十四日鄭州電說：劉將軍所部渡河以後，「忽東忽西，流竄無定。」正是說明對解放軍的行動一點也不知道。等到蔣軍發覺被圍，已經太遲了。蔣記國防部急令七十師向南，六十六師向北，和三十二師靠在一起，以免覆滅。但一來事實上已不可能；二來獨山集太小，擺不下三個師，糧秣更沒辦法，所以改令七十師、三十二師都向南縮，首先解羊山集六十六師之圍，並令三十二師在向北到六營集去接七十師，大家一同走。三十二師在向北的途中，便

被殲滅了一部，其餘的被擊潰。當他們到六營集和七十師會合的時候，已是殘破不堪了。六營集地方也不大，糧秣問題極其嚴重，王敬久又傳令叫他們速解羊山之圍，三十二師、七十師自己也在包圍之中，非突圍不可。據七十師師長陳頤鼎談：他們本想直接向南突，但縱深太長，絕對沒有把握；所以決心向東突，企圖先到六營集正東二十里的紙坊集會合。三十師在左翼，七十師在右翼，於十四號晚間突圍。解放軍隨即發動猛攻，首先在楊柳橋、六營集之間激戰，蔣軍大亂，山砲隊在牲口上都來不及解下來，完全喪失抵抗能力，官兵們紛紛放下槍支，把他們兩個師部的軍需處人搶一番，約莫十里長的地區，到處散亂着嶄新的法幣；蔣介石的兩個整編師就這樣全軍覆滅了。中央社十四日開封電說：劉伯承所部已在鉅野、金鄉間爲「國軍」捕捉，十八日又廣播說：劉伯承將軍潰不成軍，「國軍」獲得空前大捷。記者以此詢問七十師師長陳頤鼎有何感想，他的面孔立即漲得通紅，連忙說：「中央社從來不談真話，我們誰也不相信牠。」

續克定陶殲敵一旅

俘蔣匪軍中將副師長理明亞

劉伯承將軍麾下人民解放軍某部，於十日晚強攻收復定陶城，殲滅蔣軍六十三師一百五十三旅；此乃解放軍渡河反攻以來繼攻克鄆城殲滅蔣軍五十五師兩個旅後之又一勝利。解放軍於下午八時發動總攻，十二時解決戰鬥。按定陶爲解放軍反攻以來光復之第九座縣城。



蔣家中將理明亞說真話

記者訪問了新近俘虜的蔣軍中將，五十五師的副師長理明亞、及七十師正副師長陳頤鼎、羅哲東，從他們的談吐中，發現了一種顯著的變化。過去蔣軍高級俘虜總是把他們失敗歸之於偶然的軍事過失，在軍人不問政治的托辭下拒絕了解那根本的政治原因。但是現在不同了，理明亞說：『我們現在是毫無生氣，不但下級官兵，最嚴重的是我們這些將領，守城的早就沒有信心，增援的拖一天算一天。』理明亞從南京受訓回來，他說：最近蔣介石主辦上校以上的軍官訓練，企圖解決兩個問題，除了檢討戰術之外，主要的就是士氣問題。理明亞說：『那有什麼辦法？統帥部絕對不承認戰略有錯誤，反而責備將領們不注意戰術，不關心自己的生命榮譽，以致大批將領當了俘虜。對於士氣，蔣只提出共榮共辱四個字。』蔣說：『我個人已經老了，沒有什麼關係，你們要是不好好幹，最後失敗了都是共產黨革命的對象。這能解決什麼問題？』理明亞說：『現在大家都想活命到國防部做事幾乎成了風氣，大家說我們這幫人不行了，還是提拔青年幹部們來吧！』有人一肚皮怨氣，甚至唯恐不垮台，垮了台倒好，你我都大家都一樣。』大笑了一陣之後，他說：『這回我受訓了一趟，一共化了四十多天，其實無論如何一個月是足足夠了，可是大多數人躲來躲去，兩三個月不歸隊，所以我們曹師長福林對我說：『明亞，你還算老實。』理明亞認為士氣低落的原因是：『那邊政治太腐敗了，完全脫離了群眾，軍隊後面跟着的是

八個大字：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前面忙着流血汗，後面忙着刮地皮，這怎麼會有士氣？」對這一問題，七十師的兩個師長似乎更要深刻些。羅哲東滿臉帶着沉思的神情直截了當的說：『我們那邊的問題是沒有政治資本，你看北伐的時候，我們有明天的遠景，今天打軍閥明天革命成功，中間只隔一個短短的黎明時間，抗戰的時候也是這樣。現在呢，今天爲了什麼，明天是個什麼樣子？眼前一片漆黑，那裡有勇氣流血犧牲，怎麼能不打敗仗？』陳頤鼎說：『我們現在就不敢同部隊講話，能講什麼問題呢？』陳是黃埔三期畢業生，羅是四期，最近都到南京受了訓，他們一再的提到北伐，一再的說到那時民衆的蓬勃與北伐軍士氣的昂揚，和那種親切的軍民關係。羅說：『現在是你們成了當時的北伐軍，我們成了當時的北洋軍閥。』最後羅說：『我們要想打敗你們是絕對不可能的了，現在只有希望你們的勝利快點。』

續克嘉祥殲匪兩個師

當解放軍渡過黃河南岸，圍殲盤踞鄆城蔣軍五十五師之際，蔣賊倉惶從豫北趕調其三十二師、整六六師及新組織之第三師，兼程馳援。其整三十二師、整六六師與原盤踞金鄉、嘉祥間之整七十師聯合以金鄉爲據點，形成東面鉗子，向我鉅野以南地區進犯，並從隴海以南急調整五八師全部進至金鄉城，屏障其在金鄉城之指揮所。另從豫東調來六十三師之一五三旅，趕赴定陶與盤踞荷澤以南地區之劉汝珍整六十八師殘部形成西面鉗子，企圖阻我南下義師，鉗擊我南渡大軍，保障其徐州內戰根據地與隴海路的安全。我軍乃於圍殲鄆城五十五師之同時，以主力一部迅速挺進至曹縣、定陶地區。七月六日收復曹縣，十日一舉殲滅盤踞定陶之六三師一五三旅，摧毀其西鉗。此時我主力大軍，隨即以迅雷

不及掩耳之勢，向鉅野東南地區捕捉敵之主力東鉗部隊，蔣軍措手不及整七十師（缺一個團）、整三十二師全部，乃被我包圍於鉅野東南之六營集、獨山集地區。我軍於十二日晚發起戰鬥，至十四日即將整三十二師與七十師（缺一個團）全部殲滅於六營集、獨山集之綫，嘉祥城當爲我收復。蔣軍六十六師兩個旅，則仍被我包圍於金鄉東北之羊山集。至此，蔣軍倉惶調集之五個師及原盤踞魯西南地區之三個師共八個師，已有三個師及一個旅被殲，一個師被圍。現率五十八師及六十六師之一九九旅處金鄉孤城，一籌莫展，只能死守待援而已。

冒雨殲敵羊山集大捷

敵六十六師全部覆滅

劉伯承將軍所部，二十二日在金鄉以北地區，再殲蔣軍一個旅又一個團。二十二日蔣記陸軍總部直轄野戰第二兵團司令王敬久以五十八師及六十六師之一九九旅，在飛機坦克掩護下，由金鄉向北挺進，圖解羊山集之圍，解放軍不顧大雨泥濘，奮勇出擊，經兩小時激戰，將一九九旅全部殲滅，並殲滅蔣軍六十六師，該師被解放軍圍困在羊山集後，十五日王敬久命令留駐金鄉城之該師一九九旅配合五十八師及砲兵十三團一個營戰車第三連，由五十八師師長魯道源指揮，向羊山集增援，該部蔣軍當日進到金鄉北十餘里福河南岸之石家店，即遭解放軍一部阻擊，經八天戰鬥不得前進一步，魯道源遂下令一九九旅向石家店正面五里之李樓進攻，該旅五

九五團大部當首先被解放軍殲滅。二十二日午後四時，王敬久下最後一道「催命符」，「限令即日晩十二時到達羊山，否則以軍法從事」。魯道源用電話把這道命令向一九九旅旅長王仕翹傳達了十多次，並且每次都附加一句「不到就先槍斃旅長」。王仕翹傍晚六點鐘在萬福河岸上向他的團級軍官說：「人家張好了口袋等着我們，明明是去送禮，還是讓我自殺了吧！有我在你們就下不了台，我自殺以後，你們倒好找出路」，但他終於率領殘兵敗卒，過河送命來了。解放軍放開一個口子，讓他們都順利的過了萬福河，但進到羊山以南五里的萬劉莊，就再也不讓他前進一步了。五十八師在它後面的一個督戰團，發覺不妙立即回竄，逃之夭夭。解放軍當日夜向被圍之一九九旅展開圍殲。蔣軍遭四周攻擊，嚇得五零四散，潰不成軍。在混亂中，六個營長被打掉四個，兩個團長被打死一個，旅長王仕翹頭部負傷，軍官士兵都像一群野鴨一樣在包圍網內亂竄。這天晚上，雨水把路道灌成小河，蔣軍官兵們都滾成了泥蛋，許多士兵一彈未發，扛着槍來投降了。二十三日的早晨，在萬福河以北一帶的平原青紗帳裡，解放軍就撤開了捕捉網，像小魚一樣的散兵紛紛落網。隻身逃跑的旅長王仕翹，就在這天午後兩點鐘於田屯被捉住，一九九旅就此在一夜間被全部殲滅了。回想今年四月十八日濬滑之戰時，六十六師師長宋瑞珂曾以犧牲配屬他的第二快速縱隊為代價而掙得六十六師的逃跑機會，這次五十八師魯道源却也同樣以六十六師一九九旅為代價，換取了自己這次的活命。

劉伯承將軍

賦詩記羊山集殲滅戰



狼山戰捷復羊山
砲火雷鳴煙霧間
千萬居民齊拍手
欣看子弟奪城關

附記：

「狼山爲殲滅三十二師和七十師之處，羊山爲殲滅六十六師之處，兩山都在鉅野、嘉祥、金鄉之間，一系列的小山如狼如羊，由北向南行進，爲泰山西部之餘脈。這一塊解放區因其靠近徐州津浦路，自去年降日師長方先覺進攻鎮壓以來，民衆被殘殺者甚衆，甚至老頭子已剃頭者恢復蓄辮子，女孩子已放腳者恢復纏足。」

民衆從其反抗憤怒之中強化了自己的游擊戰爭，這次參戰爭取勝利極爲踴躍出力。」

活捉內戰先鋒宋瑞珂

(一) 請同志們饒命

七月二十七日黃昏，人民解放軍向羊山集發起總攻，次日拂曉即將羊山集大部民房佔領，殘敵四百餘被壓縮至羊山北角的一所高樓和兩所平房內。解放軍某團二連政指葛玉霞，率領兩團排以猛攻和喊話，收繳了兩所平房內敵人的槍枝，即逼近最後那所高樓。戰士們即高喊著：『繳槍不殺，八路軍優待俘虜。』這時從北屋走出一個長着八字鬚的軍官，慌慌張張跑出來舉起雙手連喊：『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他向葛指導員恭恭敬敬的說：『我們投降，我們只有一個要求，請同志們饒命。』這個軍官並自我介紹說：『我姓郭名雨林，是本師參謀長，請你進去，裡面還有長官。』葛指導員便走進院子去，一個個戴盔帽，身着軍便服的矮個子軍官，就從北屋走出來，強作笑容，規規矩矩的向葛指導員行了個禮。郭雨林介紹說：『這就是我們的師長宋瑞珂。』宋瑞珂只顫抖着說了一句：『咱們裡頭傷亡太大了。』就低下頭去不做聲。這一個蔣介石陳誠的親信，曾以國民黨首席代表資格參加軍調部羅山執行小組會議，而又是圖攻我中原軍區李先念部打內戰第一槍的宋瑞珂，時僅一年，終落入人民解放軍之手。宋瑞珂等俯首投降後，這時跟葛指導員的警衛員向屋子裡高喊：『你們的師長、參謀長都出來了，旅長、團長也出來吧。』接着從四個屋子裡又走出來五個倒戴軍帽的軍官，其中有師副參謀長王開石、一八五旅旅長涂

煥陶、參謀長馬權之、五五三團團長羅玉麟、五五四團團長李熾生。郭雨林一一作介紹。蔣軍六十六師就此結束。

（二）真想不到在這裡又會面了

二日記者於前線某地，會見在羊山集戰鬥中被俘蔣軍六六師師長宋瑞珂。我與這個「中原停戰協定」簽字人，同時又是首先撕毀該次協定而忠實執行蔣介石圍攻中原的主角已是第二次見面了。第一次就是去年四月間在漢口商談中原停戰問題的會議上。那時他穿著簇新的美國嗶嘰軍服。金黃色的肩領章，炯耀着眩目光彩，裝出十分威武的架子。可是眼前這位將軍，却在床上盤腿撫膝而坐，面容蒼黃憔悴，再無過去那種傲慢與驕橫的神態了。『真想不到在這裡又會面了』。我對他打了個招呼。

他談起這次戰役，很有順序的敘述着各個微小戰鬥經過，他說：「你們（指解放軍）包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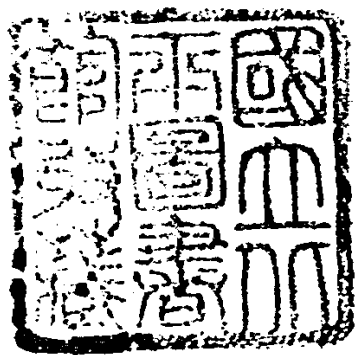
太緊了，簡直是無路可走。砲火猛烈使我們抬不起頭來，我住的房子裡也落了好些砲彈，只差這麼一點——他伸開兩手比了比——就一切都完了。」看他說話時的緊張神色，不難想像這位將軍，內心至今猶有餘悸。

停了一下他又說：『如果不是抱着「固守待援」的心理，早就不行了，可是援兵呢？不過是一紙空文。』他隨之就指責起王敬久的指揮無能來。接着談到六六師的命運，他說：『我們原駐平漢南段信陽、廣水一帶，去年整編後六月底到了路西「追剿」中原解放軍，今年三月間調到鄭州，四月間豫北一役，險些被你們（指解放軍）殲滅。想不到未及三個月，這次羊山集之役，我

們就這樣的完了。」我給他計算了一下，這期間恰恰是一年零一個月，他忽然感慨的說：「是的，一年多了，這一年來變化真大，如果雙方不打起來呢，說不定……」他恍然若失的停住了。「但是中原戰爭就是你開了第一槍。」我不能不提醒他，而且給他指出：六六師去年開始違約攻

擊與捕殺中原解放區的罪惡事實。「這已經是過去的事了，我們在花園廣水之間先打響了，……：……回憶起來這自然是……」他無力的低下了頭，兩腳垂下去，輕輕敲着床沿，再不願說下去了。

(王匡)





6

7-8